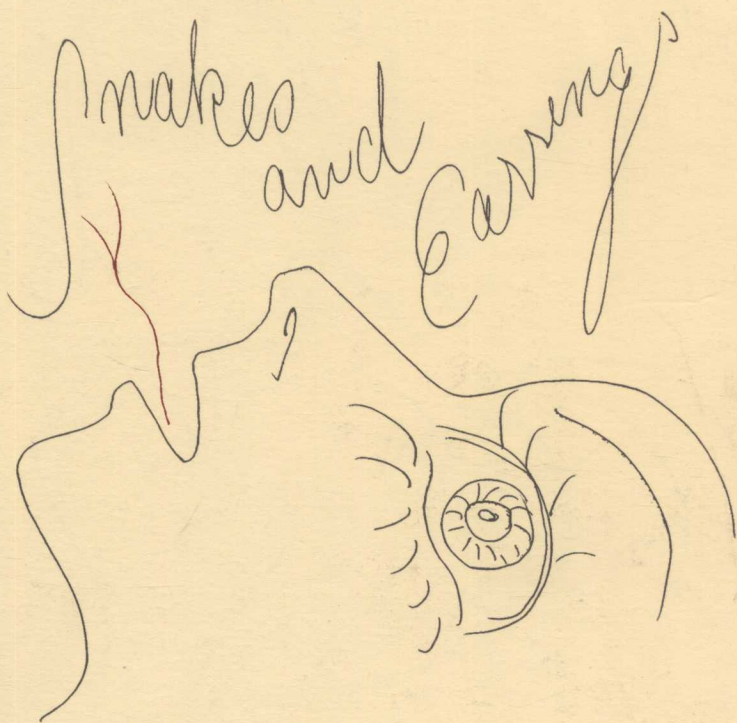


裂舌

〔日〕金原瞳 著 秦 岚 译



裂舌

〔日〕金原瞳 著 秦 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裂舌/(日)金原瞳著;秦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27-4801-3

I. 裂… II. ①金…②秦…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162 号

HEBI NI PIASU

© 2006 by Hitomi Kaneha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6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DML Inc.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由株式会社集英社通过株式会社 DML 授权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独家出版发行。

裂舌
蛇にピアス

[日]金原瞳 著
秦 岚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建云
封面合成 吴建兴

图字: 09—2009—190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5 字数 40,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801-3/I · 2682

定价: 1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裂舌，你知道吗？”

“什么……哦，你是说给舌头分叉么？”

“对，对，就像蛇和蜥蜴的舌头。人的舌头，也可以变成那样的。”

他慢条斯理地把叼在嘴上的香烟取下来，伸出了舌头。他的舌头真的像蛇信子一样，舌尖裂成两半。见我看了又看，他就把右舌尖灵巧地翘上去，把香烟夹在了两叉舌头中间。

“……不得了！”

这就是我和裂舌的头一次相遇。

“你不想改造改造你的身体吗？”

面对蛇男的话，我下意识地点了头。

做裂舌的主要是走火入魔的那类人，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身体改造”。先给舌头挂上环，逐渐地把穿的洞扩大，留出的舌尖部分用牙线呀鱼线什么的系上，最后再用手术刀或者剃刀把那里割开，这样，裂舌的全过程就完成了。他给我讲述了裂舌的步骤，说大多数人都是按这个程序做，个别省略挂环程序，直接上手术刀切的也有。“那怎么行呢？咬断了舌头，不就得死么？”对于我的问题，蛇男轻描淡写地说：“用烙铁一烫就止血了，很简单啊，不过我自己是先上舌环的。”他说，上舌环是要花些时间，但是刀口比直接下刀的那种漂亮。我想象着血葫芦似的舌头用烙铁烙的情景，两条胳膊不觉紧出一层鸡皮疙瘩来。现在，我右耳朵上戴着0G耳环两个，左耳朵从下往上依次是0G、2G和4G的。耳环的尺寸是以gauge为单位来表示的，简称G。Gauge数越小环就越粗。最开始上耳环，一般是上16G到14G的，环粗大约一点

五毫米。0G 往上是 00G，环粗大约九点五毫米。再往上用分数表示，环粗超过一厘米。但是，坦率地说，超过了 00，就该是像哪个民族的人，而再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了。扩耳洞就够疼的了，无法想象在舌头上打孔、扩张会疼到什么程度。我原本只戴 16G 耳环，自从在俱乐部认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绘理，因为羡慕她的 00G，我才开始扩耳洞的。“帅呆了！”我这么一夸，绘理就说：“到了这一步，细的用不着了。”她就把从 12 到 0 的几十个耳环都给了我。从 16 到 6 的扩张我没觉得有什么难的，从 4 到 2，再从 2 到 0，可就让我饱尝扩张的滋味了。血从耳洞渗出来，耳垂红肿，两三天里火烧火燎地疼。到向 0 扩张，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绘理的原则是“不用扩张机”，我也继承了这条原则。就在我准备向 00G 迈进的时候，裂舌抓住了正沉溺于扩耳洞的我，是一个男人带着几分炫耀讲给我听的。

几天后，我和蛇男 AMA 来到了朋克风格的 Desire。这个店位于闹市街尽头的地下。一走进店里，扑进眼里

的全都是放大的女人性器照片，翻垂之处钉着饰环。此外还有睾丸上钉饰环和刺青的照片，林林总总，都贴在墙上。往里走，也有普通的身体饰环和装饰物，连皮鞭和阴茎托也摆放在那里。让我说，这就是一家面向变态的店。AMA 喊了一声，柜台里面便伸出一个头来。是一个光头，锃亮的后脑勺上刺着一条圆形构图的龙。

“哎，AMA，好久不见！”

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朋克老兄。

“RUYI，这是店长 SHIBA 先生。啊，她，我女朋友。”

说实话，我并没有给 AMA 做女人的想法。我只默默地朝 SHIBA 先生点了点头。

“哦，是吗，给你抓到个蛮可爱的嘛。”

我略微有点紧张，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今天啊，想让你给她的舌头打个孔。”

“哦，小姑娘也戴舌环？”

SHIBA 先生像看稀罕物似的看着我。

“我不是小姑娘。”

“她说她也想裂舌呢。”

AMA 根本不听我讲什么，在那里坏笑着说。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在一家饰环店里听说性器之外最疼的是上舌环。把这件事托付给这位朋克老兄可以放心么？

“来来，小姐，让我看看舌头。”

我往柜台靠了靠，伸出舌头；SHIBA 先生轻轻地朝前探出身子。

“啊，挺薄的，不会怎么疼。”

这句话叫我松了一口气。

“可是啊，如果用烤肉作比，吃过烤肉的人都知道，除了牛百叶就是牛舌最嫩啦。”

我一直在想，在那么弹性十足的肉上面打洞，能行么？

“小姐，你真会选地方啊。嗯，和耳朵那些地方比更疼哦。是啊，毕竟是打洞嘛，哪能不疼呢……”

“SHIBA 先生，你别吓唬她。不要紧的，RUYI，我

不是已经做完了吗。”

“还吹呢，AMA，切开的时候，你没疼晕过去吗？算了算了，过来吧。”

SHIBA 先生指着柜台深处，看着我微笑。我觉得这个人的笑容是歪斜的。SHIBA 先生的脸上，眼皮、眉毛、嘴唇、鼻子、两腮，都挂着饰环。脸被武装成这个样子了，还看得出什么表情啊。而且，他的两只手手背覆盖着一层瘢痕疙瘩。我乍以为是烫伤，留神看了一眼之后，才发现那都是直径约为一厘米的圆。是为了考验忍耐力而烫的吧？简直是、简直是疯子！与这种人来往，AMA 是第一个，而这个 SHIBA 先生呢，虽然没有裂舌，但是满脸的饰环，让人很难接近。我和 AMA 一起进了里面的房间，SHIBA 指了指一张钢管椅，我坐了上去，环视着房间。这里有床，有我看不懂的器具，墙上当然还是很刺激的照片。

“这里也刺青么？”

“刺啊，我也是刺青师。这个呢，是别人给刺的。”

SHIBA 先生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光头。

“我就是在这儿刺的啊。” AMA 说。

和 AMA 认识那天，关于身体改造的话题，我们聊得非常热烈，我被 AMA 带回了他的住处。AMA 把他扩张舌孔和裂舌的过程拍了照片，我一张一张仔细地看了。AMA 的舌孔扩张到 00G，舌尖用手术刀切开的部分也就大概五毫米，可是血却流得惊人。然后，我们去了帮 AMA 把他裂舌的影像公布到网上的那个地下网站，那影像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看得 AMA 都傻眼了。为什么我会这么兴奋，我自己也搞不懂。那之后，我和 AMA 上了床。完事后，我一边敷衍着夸耀自己从左上臂到后背的龙刺青的 AMA，一边想：等我做完裂舌，再去试试刺青。

“刺青，我也想试试呢。”

“真的？”

SHIBA 先生和 AMA 同时叫起来。

“好啊，绝对会刺得特漂亮。刺青这东西，比起男人

来，女人刺绝对会更漂亮，特别是年轻女人，皮肤细呀，可以刺得很细致啊。”SHIBA 先生抚摩着我的上臂，这样说道。

“SHIBA 先生，舌环在先啊。”

SHIBA 先生“啊，这样啊”地应着，一边把手伸向铁架子，从一个塑料袋里取出了穿孔器。短枪型的，和我打耳洞时的一样。

“伸舌头。在什么地方打？”

我对着镜子伸出舌头，指住从舌尖往里两厘米左右的中心部位。SHIBA 先生手法熟练地用棉花擦了擦我的舌头，在我指的地方做了一个黑色的记号。

“把下巴放到桌子上。”

我伸着舌头，依照吩咐低下了身子。舌头下面垫上了毛巾，SHIBA 先生把舌环装入了穿孔器。我不由得使劲捅 SHIBA 先生的胳膊，一面摇脑袋。

“嗯？怎么了？”

“那环不是 12G 的么？一开始就上这么粗的么？”

“啊，是 12 的呀。舌环从 16、18 上的人还没有吧？
别紧张，不要紧的。”

“我上 14 的，求你了。”

我使劲地求，本来反对的 AMA 和 SHIBA 先生就不再坚持了。可不，最初上耳环也都是从 14 或者 16 开始的嘛。SHIBA 先生把 14 的环装入穿孔器，又一次确认道：“是这里吧？”我轻轻地点点头，攥紧了拳头。我的手已经是汗津津的了，湿乎乎的感觉好难受。SHIBA 先生把穿孔器竖了起来，机口抵在毛巾上，慢慢地夹住了我的舌头，舌头底部触到了冰凉的金属。

“OK？”

SHIBA 用柔和的声音问我，我眼珠上翻，轻轻点点头。“来了！”SHIBA 先生小声说了一句，手指勾住了栓。就是那小小的一声，引得我在头脑里想象起 SHIBA 先生做爱时的情景。做爱的时候，他也会用这么小的声音发出射精信号吗？“喀嚓”一声响的同时，战栗传遍了全身。比高潮到来时更强烈得多的战栗，让我起了一身鸡

皮疙瘩。一阵短暂的痉挛。胃里使上了劲，同时不知为什么，阴道也使上了劲。就像快感达到顶点时一样，整个的阴部麻痹了。又是一声“喀嚓”，舌环脱离了穿孔器。恢复了自由的我，歪扭着脸把舌头收回到口中。

“让我看看。”

SHIBA 先生把我的脸扳转向他，自己先做出伸舌头的样子。我含着眼泪，把麻木的舌头伸了出来。

“嘿，成了！上得很正。位置也没的说。”

“真的呀，RUYI，太棒了！”

AMA 插话进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舌头。我的舌头麻酥酥的，说句话都嫌麻烦。

“是叫 RUYI 吧？RUYI，你真忍得住疼啊。人都说女人忍耐力强，就是你这种。有人在舌头啊性器这类黏膜上一打孔就晕过去呢。”

我点点头，只用表情做了“是吗”的回答。钝痛和剧痛交替袭击着我，间隔很短，可我不后悔来这里。开始我本来想自己打孔，听 AMA 的话还是对了。如果是自

已打的话，一定会中途变卦。我接过冰块给舌头降温，一点一点地，兴奋的情绪就平静下来了。情绪完全平稳后，我和 AMA 回到店中物色饰环。AMA 看够了饰环，就去 SM 小物品柜台转。我看到 SHIBA 先生从里面房间出来了，就向柜台靠了过去。

“SHIBA 先生，你是怎么看裂舌的呢？”

SHIBA 先生“嗯”了一声，歪着脑袋停顿了一下。

“和上饰环与刺青不同，那是改变形体。我觉得想法挺有趣，自己倒不想做。因为我认为改变人的形体是赋予神的特权。”

SHIBA 先生的话不知为什么很有说服力，我使劲地点了点头。我所知道的身体改造此刻全部浮现在脑海：缠足、用紧身胸衣矫正腰身，还有长颈族什么的。牙齿矫正也属于改造吧？

“那么 SHIBA 先生，如果你是神，你会造什么样的人？”

“不改变形体啊。但是会造傻乎乎的人。像鸡一样傻

乎乎的，想不起神的存在。”

我稍稍抬头看了看 SHIBA 先生，SHIBA 先生淡淡地说着，眼睛在坏坏地笑着。“一个有意思的男人。”我心里这么想。

“下次你能把刺青图样给我看看么？”

SHIBA 先生莞尔一笑，用温柔的眼神对我说“可以”。SHIBA 先生的瞳仁是显得不自然的茶色，皮肤白皙，竟是和白人一样的浅色素人。

“高兴的话就打电话来，舌环的事、想问的事，只要有就打电话吧，什么时候都可以。”

SHIBA 先生这么说着，在小店名片的背面写上手机号码，递到我手上。我接过来，微笑着说了声“谢谢”，看了一眼还在那边把鞭子拿在手里看来看去的 AMA，把名片塞到了钱包里。

“啊，还没付钱呢。”我看到钱包想起了付钱，“多少钱？”

SHIBA 先生说算了，一副没兴趣的样子。我把胳膊

肘拄在柜台上，手托着下巴观察起 SHIBA 先生来。SHIBA 先生坐在柜台里面的椅子上，有些烦躁似的躲避着我的视线，一直没看我的眼睛。

“啊，我一看到你这张脸，S 的血就不安分了。”

SHIBA 先生慢条斯理地说了这句话，眼睛仍然没有看我。

“因为我是 M。我散发出什么气味了么？”

SHIBA 先生站起身子，终于看我的眼睛了。他从柜台里面望着我，像是在看一条小狗，目光充满怜爱。SHIBA 先生合着我眼睛的高度弯下腰来，突然用他那纤细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微笑着这样说道：“这个脖子，我想用毛衣针来刺。”

他一副眼看就要纵声大笑的表情。

“你说的是 Savage^① 的 S 吧？”

“啊，的确。”

① 英文，野性的。

我还以为他会反问我什么意思，听他这么说，我有些吃惊，回望着他。

“我还以为你不懂。”

“我精通残忍的语言。”

SHIBA 先生说着吊起一侧的嘴角，难为情地笑了。在“他是疯子……”的感觉中，唯一无法否认的是想让这个男人蹂躏自己的欲望。我把胳膊放在柜台上，仰起下巴，SHIBA 先生来回摩挲起我的脖子来。

“干吗啊，SHIBA 先生？你别对别人的女人出手啊。”

把我们从意淫中唤回的是 AMA 傻呵呵的声音。

“嗯？我在研究她的皮肤啊，刺青的时候好做参考。”

听了 SHIBA 先生的话，AMA “噢”了一声，松缓了脸上的肌肉。我和 AMA 买了几个饰环，SHIBA 先生送我们出了店。

我渐渐习惯和 AMA 一起在外面行走了。AMA 左眉上穿着三个 4G 的针型环，下嘴唇也对应地有三个同样的环挂着。仅仅这些就够显眼的了，可他那紧身短背心里